

做一部以谍战为关键词的舞剧,这完全是一个偶然——原本《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是一个音乐剧的选剧。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海解放70周年这个重要节点的到来,2017年,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歌舞团开启了重大选题的谋划,作品当时被定名为《七月栀子花》。

从1921年“一大”召开到1949年上海解放,以此为时间坐标,创作团队一遍遍筛选党史文献,从中努力找寻“一个能用肢体语言讲好的故事硬核”,结果却始终“无果”。

但细致的案头工作并没有白做。这天早上,又一次把相关大事记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之后,团长陈飞华“脑子突然拐了个弯”,“要不就把《永不消逝的电波》做成舞剧吧”。

“故事背景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敌后战争,主人公则以解放前夕英勇牺牲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们为创作原型。恰恰因为他们身上被赋予的不同身份掩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城市风貌得以穿插其间。这也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元素交融奠定了基础。”仿佛眼前有窗户被豁然推开,他越琢磨越觉得兴奋,“十足质地的‘小切口、大视角’”。

仅仅凭借网络去拉一条创作时间轴的话,“电波”的出发日期会是——2018年8月18日。那是剧

组编排仪式举行的日子,以此为起点,相关主题的文章和宣推以极高频率出现在上海歌舞团的官方微信和微博上。但这并非开启整个故事的精准原点,更多夯实基石的创作实践

其实已默默铺开了一年多时间。

9个主要角色,“双重身份”赋予,抽丝剥离。这是编剧罗怀臻苦思良久做出的人物拼图。一稿稿改下来,当一幅幅影众生相中的重重悬念,与前赴后继的一张张青春脸庞贴合得几乎重叠,对于这场没有硝烟之战的舞台侧写愈发厚实也灵动起来。

接力棒旋即交到了两位80后女

编导韩真和周莉亚手里,她们的任务简单而复杂。简单在于,就是把纸面完美落地;复杂在于,舞剧创作的综合属性决定了,“这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从上海到北京,从小范围到大团队,在集体记忆里,这样的会前后开了不下20次,“大家直言不讳谈出自己想法,回回火花四溅”。

尽管花费了几个月时间,“聆听、讨论、探索”的思辨过程不可或缺。动作、走位、灯光、旗袍颜色、投影时间、场景调度……正是通过不间断地精细调试,一把联接舞台和观众的钥匙指日可待。

排练时间到了。出乎演员王佳俊意料的是,第一天进排练厅不仅没有做一个动作,还要完成一次即兴人物模拟。

吉善之家酒瓶

寇宗鄂

搬到潘家园,小区南门一路之隔便是有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我喜欢借遛弯的工夫过去逛逛。

我喜欢民窑,更喜爱黑瓷。黑色又称玄色,内敛庄重,高雅大方;瓷器面釉光亮肥厚,因岁月的抚摩而黑中闪蓝,非常美观。见之令人爱不释手,忍不住买了几件大小不同的黑釉酒器。当时市场上正一窝蜂似的炒作官窑青花瓷,高古陶瓷及民窑黑釉很少有人问津,所以价格便宜。另一个原因,知道那家老板的进货渠道真实可信,此类民窑器物仿制成本比收购真品高得多,因此,市场上不必防范仿品假冒。

几年前的一天,在那家店里忽然发现一件白釉酒瓶,也是第一次在此店里见到白瓷,令我眼睛一亮。粗观此瓶与山西“杏花村”酒瓶造型及高度大小相近,端庄而秀雅,且光亮温润。瓶口沾釉自然形成机理,瓶身一面横书“吉善之家”四字,右下方落“杏花村”竖款,均为酱釉色行书体;另一面绘写意菊花一枝,运笔轻松率真,似随手拈来。

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将其买下,回家一量,瓶高22.5厘米,足圈直径11厘米;圈足宽0.14厘米,足深仅0.4厘米,足底满釉。从型制、纹饰和款式可初步判断属北宋磁州窑系列产品。2016年去山西汾阳杏花村酒厂参加酒文化活动中参观该厂博物馆,见到无数从明清至民国的古旧杏花村款黑釉酒瓶,却未见到一件我收藏的类似造型与纹饰的高古酒瓶。归来后将吉善之家酒瓶的照片发给山西收藏家郭先生,请他帮我掌眼。他看后在短信中写道:“这

无疑是一件宋代磁州窑系统的真品,而且是孤品。应好好收藏。”

每每看见它,我便想起唐代诗人杜牧那首著名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当时诗中的意境和古人生活的情与景如在目前。一只千年酒瓶让人似闻到千年的酒香,感触到古人的气息与生活的温度。

酒瓶一直放置于我书房博古架的显眼处,并作为我的微信头像。我珍爱此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瓶身的一句“吉善之家”四字吉语。抬眼看见它便会产生许多联想,回想起中



夕阳古村 (重彩画) 王川

让人郁闷的远不止此——在肢体与情感的较量之外,这部作品还要添入一份“戏剧表演”的全新变量,还是份额颇重的那种。这在他近二十年的舞蹈创作经历中并不多见。

排练进入一个半月时,创作瓶颈出现,卡在了人物的情绪构建上。用王佳俊的话来描述,是在隐忍、克制、细腻的“收”与“放”之间,找不到“李侠”身上那个准确的度数了。

他剧中的爱人,“兰芬”扮演者朱洁静入戏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前一秒钟导演刚说你有点,下一秒就就把你数落得劈头盖脸,”这让她时不时会生出再回学校的错觉,“每天有老师叫着你的名字,指出

山行 (外一首)

许辛

一岭花红一岭风,
半行仙界半飞腾。
云遮林海千层暗,
日敞宽怀万里明。

夜读

月悬春树鸟先知,
夜读窗前剪烛时。
跃动诗文成好梦,
老来倍觉恋新词。

国式家庭的结构与伦理,令人深思。

“吉”与“善”两字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优秀的文化传承,彰显了祖祖辈辈的家风良俗,并寄托着团结包容、吉祥平安、和睦亲善等的美好祈愿。这种道德理念 and 品质是维系亿万家庭和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值得代代延续下去。每每抚摩酒瓶,品味这句吉语的寓意,如同在心里播下一粒种子;记住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甚至会忘记衰老与孤独,淡化或排解寂寞与忧思。

收藏是搜寻散落的历史遗存的一种方式,收藏也给自己晚年的生活带来许多乐趣。



你的不对

所有这些反应,都在导演的预料里。“从你的眼神没有看出盘查对象的冲动,没有,只是在做一种表象”,“再活一点,给自己一个暗示”……在长达四个月时间里,上海歌舞团排练厅里几乎每天从早到晚响起她们的叫停、提示。

“正因为题材自带的紧迫属性,要求演员兼具极大承受度和极强表演意识,达不到这个点的话,注定无法完成人物刻画。所以,没有别的,就是大量付出时间。”相较于韩真抛来的理性阐释,周莉亚的话里多了感性渲染,“找不到感觉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但你真正去感受生命、作品温度的时候。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这一幕成了不少演员与角色联结的“关键时刻”。比如饰演学徒的何俊波,“开始找到了一点感觉”。与之相反,邓韵选择了另一种浸入路径——用角色体悟替代文字表达。

剧本里侧写柳妮娜的这段文字,她其实早已熟记,却还会时不时打开手机备忘录,心头琢磨着“反派也得有自己的故事吧”。

当所有细节一点一滴汇集起来,构成的是作品意欲联通观众的角度——由表及里,深度触达。在这个过程里,舞蹈是势,表演

如今有“前”字头衔的人越来越多了,“前妻”、“前夫”、“前公婆”、“前上司”……怎样定义这个“前”字,各有各的版本。其中有一种解释,格外令我跷大拇指。30年前,因站在同一个领奖台上,结识了一位女作家。她很安静,需要开口时却才智逼人,遂习惯性地以为文坛又出了位才女。后来知道,当时她的家庭生活正陷于近乎绝境般的苦撑苦熬之中:丈夫酗酒,女儿幼小,照顾近似植物人的公公,接受婆婆的种种挑剔……

台湾才女陈文茜,在陈水扁当政时期曾发名言:“女人要离开不适合的男人,对我来说台湾的政治就是一个酗酒的男人”。看来男人酗酒为天下女人所不能容忍,其肮脏、丑陋竟跟“阿扁搞政治”一样不堪。这位女作家则以切身的痛说,“婚姻如同隔皮挑瓜,咔嚓一刀切开,是个生瓜。”待公公去世,女儿长大,她在这个家里的责任只剩下吵架了,便扔掉“生瓜”,办了离婚手续。用现在的话说叫“净身出户”。

西方人类学家做过统计,一个称得上是社会精英的人,一生能结识1700个人,其中有40人能经常保持联系就很好了。她或许能达到这个标准,离婚后她的独居房里反而更热闹了,因为农村的亲戚多,城里的朋友多,加上她有个好性情,家里经常摆着“流水席”,少则三五人,多了十几位,太讲究谈不上,干的稀的热的凉的,管保让人吃舒服。七姑八姨、三婶子六舅母、她家的亲戚以及亲戚的亲戚,统统找上门来,这个找工作,那个打官司,还有到城里办事、做生意的……

她是做媒体的,工作原本就没黑没白,再经常扮演“亲友接待办主任”,她也累,她也烦,但有些闲事还得管。与她离婚后,其前夫又结过两次婚,待他病重时新婚妻子却将他遗弃,将他的老母赶出

家门,霸占了那栋曾把她的前任赶出去的房子。对于女作家来说非常强势的婆婆,在新的儿媳面前却成了受气包,真是一报还一报,没地方说理去。万般无奈“前婆婆”只得给“前前儿媳”打电话求救,“前前儿媳”立即赶过去,将已成陌路的前夫送到医院抢救,劳神费力不说,还要几万几万一地往里搭钱。直到她的女儿回来,她才得以喘口气。她自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用调侃、自嘲说服自己,以一个“前”字,将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联系起来。

她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前妻是什么?就是你上辈子欠的账和你后会有期”,“前妻是曾经的口水战拉开的序幕下锅碗瓢盆齐飞、电视机遥控器水瓶杯子遍地乱滚的不堪回首,前妻是家庭伦理下的孩子老人七大姑八大姨纠缠在一起的斩不断理还乱,前妻是一纸婚书撕成两半时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无奈,前妻是因孩子的存在生发出的现实和关乎着活着的有理无理有过无过,前妻是当岁月猛然回首时上天安排的再次相遇……”其实,她完全可以不“相遇”,完全有理由拒绝或回避。还是天性使然,她存心仁恕,气度豁达。难得女子有丈夫气,真率而疏放,复杂又纯厚。

还有她的“前婆婆”,遇有危难也是她出钱出力,且看她又是如何为“前婆婆”定义:“她是你生命中的一棵大树,即使砍去枝杈也是你的年轮,她是一片衰叶,落在地上是你的营养,飘在空中是你的苍凉”。难怪她的“前婆婆”,在读到这篇《所谓前婆婆》的散文后大哭一场,大约是后悔当初,感恩当下,以前没有将这么好的儿媳留住,到晚年还是得倚仗于她。

是,时间是用来拉近鸿沟的有效工具。

这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首轮演出的最后一场,陈飞华从后台到大厅都看过一圈后,在剧场里找了个座。旁边观众正拿出泛着油墨香的场刊翻阅,一边啧啧感慨着这些演员从造型到服饰“和老底子上海人一模一样”。随着朋友圈的次次转发,扉页上这句“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正为更多人熟知,但其实,陈飞华还曾写过另一个下半句:“他们的

做祖母的“拐杖”(搀扶祖母行走);二是夜里睡在祖母的脚后头(祖母睡的另一头),防止祖母夜里起来小便时候跌倒;三是晚上睡前替祖母洗脚剪指甲及洗裹脚布。说实在话,母亲布置我服侍祖母的这三桩任务,我开头很不愿意。是母亲现身说法,让我懂得了缠脚对女人造成的痛苦,并告诫孝敬长辈,贵在实际行动。

母亲的教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长大后到上海谋生时,看到南京路上有家南洋袜厂有“金莲袜”(俗称“小脚袜”)出售,联想到祖母穿上这种袜子,不是可以省却裹脚布了吗?于是买了一打邮寄给祖母试。不久接到祖母回信,说这种袜子穿着方便舒适,缠了大半辈子的裹脚布,终于可以扔掉了!

那年冬天祖母卧床不起,临终弥留之际,把我母亲和二伯母叫到床前,断断续续说:“感谢你们妯娌俩,对我恶心的照顾。这许多年吃轮均饭,我吃得很满意……”

言为心声。祖母临终的话,是对我母亲和二伯母的最好赞赏。可不是吗?三十一年如一日的全心全意服侍婆婆,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一位躲在信后的母亲,明请看本栏。

“前”字一解

蒋子龙

乱滚的不堪回首,前妻是家庭伦理下的孩子老人七大姑八大姨纠缠在一起的斩不断理还乱,前妻是一纸婚书撕成两半时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无奈,前妻是因孩子的存在生发出的现实和关乎着活着的有理无理有过无过,前妻是当岁月猛然回首时上天安排的再次相遇……”其实,她完全可以不“相遇”,完全有理由拒绝或回避。还是天性使然,她存心仁恕,气度豁达。难得女子有丈夫气,真率而疏放,复杂又纯厚。

还有她的“前婆婆”,遇有危难也是她出钱出力,且看她又是如何为“前婆婆”定义:“她是你生命中的一棵大树,即使砍去枝杈也是你的年轮,她是一片衰叶,落在地上是你的营养,飘在空中是你的苍凉”。难怪她的“前婆婆”,在读到这篇《所谓前婆婆》的散文后大哭一场,大约是后悔当初,感恩当下,以前没有将这么好的儿媳留住,到晚年还是得倚仗于她。

是,时间是用来拉近鸿沟的有效工具。

这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首轮演出的最后一场,陈飞华从后台到大厅都看过一圈后,在剧场里找了个座。旁边观众正拿出泛着油墨香的场刊翻阅,一边啧啧感慨着这些演员从造型到服饰“和老底子上海人一模一样”。随着朋友圈的次次转发,扉页上这句“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正为更多人熟知,但其实,陈飞华还曾写过另一个下半句:“他们的

做祖母的“拐杖”(搀扶祖母行走);二是夜里睡在祖母的脚后头(祖母睡的另一头),防止祖母夜里起来小便时候跌倒;三是晚上睡前替祖母洗脚剪指甲及洗裹脚布。说实在话,母亲布置我服侍祖母的这三桩任务,我开头很不愿意。是母亲现身说法,让我懂得了缠脚对女人造成的痛苦,并告诫孝敬长辈,贵在实际行动。

母亲的教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长大后到上海谋生时,看到南京路上有家南洋袜厂有“金莲袜”(俗称“小脚袜”)出售,联想到祖母穿上这种袜子,不是可以省却裹脚布了吗?于是买了一打邮寄给祖母试。不久接到祖母回信,说这种袜子穿着方便舒适,缠了大半辈子的裹脚布,终于可以扔掉了!

那年冬天祖母卧床不起,临终弥留之际,把我母亲和二伯母叫到床前,断断续续说:“感谢你们妯娌俩,对我恶心的照顾。这许多年吃轮均饭,我吃得很满意……”

言为心声。祖母临终的话,是对我母亲和二伯母的最好赞赏。可不是吗?三十一年如一日的全心全意服侍婆婆,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一位躲在信后的母亲,明请看本栏。

是,时间是用来拉近鸿沟的有效工具。

这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首轮演出的最后一场,陈飞华从后台到大厅都看过一圈后,在剧场里找了个座。旁边观众正拿出泛着油墨香的场刊翻阅,一边啧啧感慨着这些演员从造型到服饰“和老底子上海人一模一样”。随着朋友圈的次次转发,扉页上这句“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正为更多人熟知,但其实,陈飞华还曾写过另一个下半句:“他们的

做祖母的“拐杖”(搀扶祖母行走);二是夜里睡在祖母的脚后头(祖母睡的另一头),防止祖母夜里起来小便时候跌倒;三是晚上睡前替祖母洗脚剪指甲及洗裹脚布。说实在话,母亲布置我服侍祖母的这三桩任务,我开头很不愿意。是母亲现身说法,让我懂得了缠脚对女人造成的痛苦,并告诫孝敬长辈,贵在实际行动。

母亲的教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长大后到上海谋生时,看到南京路上有家南洋袜厂有“金莲袜”(俗称“小脚袜”)出售,联想到祖母穿上这种袜子,不是可以省却裹脚布了吗?于是买了一打邮寄给祖母试。不久接到祖母回信,说这种袜子穿着方便舒适,缠了大半辈子的裹脚布,终于可以扔掉了!

那年冬天祖母卧床不起,临终弥留之际,把我母亲和二伯母叫到床前,断断续续说:“感谢你们妯娌俩,对我恶心的照顾。这许多年吃轮均饭,我吃得很满意……”

言为心声。祖母临终的话,是对我母亲和二伯母的最好赞赏。可不是吗?三十一年如一日的全心全意服侍婆婆,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一位躲在信后的母亲,明请看本栏。

不怪集

万般无奈“前婆婆”只得给“前前儿媳”打电话求救,“前前儿媳”立即赶过去,将已成陌路的前夫送到医院抢救,劳神费力不说,还要几万几万一地往里搭钱。直到她的女儿回来,她才得以喘口气。她自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用调侃、自嘲说服自己,以一个“前”字,将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联系起来。

她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前妻是什么?就是你上辈子欠的账和你后会有期”,“前妻是曾经的口水战拉开的序幕下锅碗瓢盆齐飞、电视机遥控器水瓶杯子遍地乱滚的不堪回首,前妻是家庭伦理下的孩子老人七大姑八大姨纠缠在一起的斩不断理还乱,前妻是一纸婚书撕成两半时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无奈,前妻是因孩子的存在生发出的现实和关乎着活着的有理无理有过无过,前妻是当岁月猛然回首时上天安排的再次相遇……”其实,她完全可以不“相遇”,完全有理由拒绝或回避。还是天性使然,她存心仁恕,气度豁达。难得女子有丈夫气,真率而疏放,复杂又纯厚。

还有她的“前婆婆”,遇有危难也是她出钱出力,且看她又是如何为“前婆婆”定义:“她是你生命中的一棵大树,即使砍去枝杈也是你的年轮,她是一片衰叶,落在地上是你的营养,飘在空中是你的苍凉”。难怪她的“前婆婆”,在读到这篇《所谓前婆婆》的散文后大哭一场,大约是后悔当初,感恩当下,以前没有将这么好的儿媳留住,到晚年还是得倚仗于她。

是,时间是用来拉近鸿沟的有效工具。

这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首轮演出的最后一场,陈飞华从后台到大厅都看过一圈后,在剧场里找了个座。旁边观众正拿出泛着油墨香的场刊翻阅,一边啧啧感慨着这些演员从造型到服饰“和老底子上海人一模一样”。随着朋友圈的次次转发,扉页上这句“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正为更多人熟知,但其实,陈飞华还曾写过另一个下半句:“他们的

做祖母的“拐杖”(搀扶祖母行走);二是夜里睡在祖母的脚后头(祖母睡的另一头),防止祖母夜里起来小便时候跌倒;三是晚上睡前替祖母洗脚剪指甲及洗裹脚布。说实在话,母亲布置我服侍祖母的这三桩任务,我开头很不愿意。是母亲现身说法,让我懂得了缠脚对女人造成的痛苦,并告诫孝敬长辈,贵在实际行动。

母亲的教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长大后到上海谋生时,看到南京路上有家南洋袜厂有“金莲袜”(俗称“小脚袜”)出售,联想到祖母穿上这种袜子,不是可以省却裹脚布了吗?于是买了一打邮寄给祖母试。不久接到祖母回信,说这种袜子穿着方便舒适,缠了大半辈子的裹脚布,终于可以扔掉了!

那年冬天祖母卧床不起,临终弥留之际,把我母亲和二伯母叫到床前,断断续续说:“感谢你们妯娌俩,对我恶心的照顾。这许多年吃轮均饭,我吃得很满意……”

言为心声。祖母临终的话,是对我母亲和二伯母的最好赞赏。可不是吗?三十一年如一日的全心全意服侍婆婆,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一位躲在信后的母亲,明请看本栏。

是,时间是用来拉近鸿沟的有效工具。

这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首轮演出的最后一场,陈飞华从后台到大厅都看过一圈后,在剧场里找了个座。旁边观众正拿出泛着油墨香的场刊翻阅,一边啧啧感慨着这些演员从造型到服饰“和老底子上海人一模一样”。随着朋友圈的次次转发,扉页上这句“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正为更多人熟知,但其实,陈飞华还曾写过另一个下半句:“他们的

做祖母的“拐杖”(搀扶祖母行走);二是夜里睡在祖母的脚后头(祖母睡的另一头),防止祖母夜里起来小便时候跌倒;三是晚上睡前替祖母洗脚剪指甲及洗裹脚布。说实在话,母亲布置我服侍祖母的这三桩任务,我开头很不愿意。是母亲现身说法,让我懂得了缠脚对女人造成的痛苦,并告诫孝敬长辈,贵在实际行动。

母亲的教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长大后到上海谋生时,看到南京路上有家南洋袜厂有“金莲袜”(俗称“小脚袜”)出售,联想到祖母穿上这种袜子,不是可以省却裹脚布了吗?于是买了一打邮寄给祖母试。不久接到祖母回信,说这种袜子穿着方便舒适,缠了大半辈子的裹脚布,终于可以扔掉了!

那年冬天祖母卧床不起,临终弥留之际,把我母亲和二伯母叫到床前,断断续续说:“感谢你们妯娌俩,对我恶心的照顾。这许多年吃轮均饭,我吃得很满意……”

言为心声。祖母临终的话,是对我母亲和二伯母的最好赞赏。可不是吗?三十一年如一日的全心全意服侍婆婆,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一位躲在信后的母亲,明请看本栏。